

于子敬 主编

爱是 深沉的 幻觉

Illusion of Love

深 白

01

夏木南生对话
庆山（安妮宝贝）

创作者集结

「七堇年 | 夏木南生 | 周嘉宁 | 李西闽 | 苏枕书 | 紫莹轩 | 镰足 | 于是 | 重木 |

于子敬 主编

爱是
深沉的
幻觉

深白
01

I l l u s i o n o f L o v 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白：爱是深沉的幻觉 / 于子敬主编. --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7.2

ISBN 978-7-5354-8253-2

I. ①深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
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5849 号

出 品 人：于子敬

选题策划：沈云杰 夏木南生

文字总监：夏木南生

文字编辑：刘伟

装帧设计：山川

责任编辑：高田宏

责任校对：陈琪

责任印制：邱莉 刘星

出版：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：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：12 插页：2 页

版次：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73 千字

定价：39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-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目录

〔小说〕Novel

七堇年 遥远的一天	008
夏木南生 大海微青	028
李西闽 1983：黑皮的末日	048
紫堇轩 自恋患者的失败与伟大	080
镰足 猫馆	090

〔茶言观色〕Interview

夏木南生对话庆山（安妮宝贝） 共赴一趟久别重逢的旅程	10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〔散文〕Prose

周嘉宁 冷大海	130
苏枕书 卯月、清和月	142
于是 静像	152

〔诗选〕Poems

重木 重木诗选	164
-----------	-----

〔悦读〕Discoveries

月山行 《微喜重行》：生如野草终如死灰	172
祝冬安 《小森林·夏秋篇》：烟火人间	175
伪北欧的猎影 《Island Songs》：岛颂 Ólafur Arnalds	180
于子敬 若尔盖风情 & 青海日出	184

于子敬
主编

爱是
深沉的
幻觉

深白
01

I l l u s i o n o f L o v e

深

w h i t e

白

2017 Spring

Issue 01



CAST

主 编：于子敬
文字总监：夏木南生
市场总监：沈云杰
美术总监：山川
文字编辑：刘伟

目录

〔小说〕Novel

七堇年 遥远的一天	008
夏木南生 大海微青	028
李西闽 1983：黑皮的末日	048
紫堇轩 自恋患者的失败与伟大	080
镰足 猫馆	090

〔茶言观色〕Interview

夏木南生对话庆山（安妮宝贝） 共赴一趟久别重逢的旅程	10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〔散文〕Prose

周嘉宁 冷大海	130
苏枕书 卯月、清和月	142
于是 静像	152

〔诗选〕Poems

重木 重木诗选	164
-----------	-----

〔悦读〕Discoveries

月山行 《微喜重行》：生如野草终如死灰	172
祝冬安 《小森林·夏秋篇》：烟火人间	175
伪北欧的猎影 《Island Songs》：岛颂 Ólafur Arnalds	180
于子敬 若尔盖风情 & 青海日出	184

Part
One

Novel

| 七堇年 | 夏木南生 | 李西闽 | 紫堇轩 | 鎌足 |



小 新 說

遥远的一天

七堇年

生命没有这么多如果，只有很多的但是。在终于习惯了命运的诸多但是之后，你就不再热衷于纠缠那些如果了。

陈莉提前了一个星期，约你们见面。你跟少游说的时候，他脸一阴：“有啥好去的，不去。”

你劝他，“一起去吧，老同学聚一次不容易。都这么久没见了，何况你俩以前……”

他暴躁地一口打断，“什么以前不以前的，别老提以前行不？”

你烦躁起来，“好好说话啊，急什么急啊？你以为我想去吗？我有什么好去的？！”

“没人逼你去！”少游的眼球像子弹上了膛，随时准备开火。

这阵仗你真的再熟悉不过了。陈年怨气像瓦斯，被压缩储存在燃气罐里，随时为晚饭提供燃料。和以前无数次争吵一样，情绪就像一只放大镜，把这些羽毛碎屑般的小事，膨胀成一整只火烈鸟。你们像两个顽童蹲在阳光下，各持一只放大镜，聚焦着气焰，哧的一声点燃了那件无辜的小事。怨气的瓦斯罐嘶嘶地开始泄漏，烈焰迅速吞噬了房间。你们吵得火冒金星，字字句句都是刀光剑影。

最后，他满眼通红地咬着牙，狠狠地说，“别逼我撂狠话，亦琴，警告你别逼我，我最烦你这套！”

餐桌上的饭菜，就这么静静凉去，大气不敢出似的，无辜地看着你们。筷子勺子也静静

地无辜地看着你们，电灯也是。

“我倒要听是什么狠话，再狠的我都听过，你说啊你，你有本事说，我就敢听。”你几乎没有经过脑子，本能地张开羽毛对峙。

“我从来就没爱过你！从来就没想和你结婚！都是被你逼的，一开始逼我跟你在一起，后来逼我结婚，现在又来逼我说狠话，我就做恶人，做那个没良心的，就你最伟大，你满意了吧！”

这话就像一泡尿浇灭篝火。火焰一下子就熄了，哧哧冒烟，散发出热烘烘的臊臭气，满屋子尘嚣烟扬，你们谁也看不见谁了，呛得没法呼吸。

隔了好久一会儿，你才费力地震动声带，有气无力地喃喃自语：“你还真够狠的。”他没接腔。

你艰难地提起一口气，又问他，“少游，你这是在说狠话，还是在说真话？”

他铁青脸色，还是不做声。

你坐在那里伤感得发抖，你用脚指头都猜得到，接下来的情节无非就是他愤然摇着轮椅，熟练地摔门而出，而你一个人枯坐桌前。

——是的，毫无意外地，他又一次愤然摇着轮椅，摔门而出。而你一个人枯坐桌前。

对于这一套程序，你几乎比吃晚饭本身还要熟悉了。

他走以后，屋子里的气氛被那句话淬火，凝固成钢铁一般腥寒的沉默。你被浇铸在那块钢铁里面，困成一块姿势痛苦的雕塑，就这么枯对一桌子冷菜剩饭，想起那遥远的一天。

2

那遥远的一天。

一大早，少游突然给你打来电话，说他时间空出来了，可以来陪你过生日。电话里他的声音既温柔又疲倦，说：“你不是跟我说那个湖很好看么，说了这么多次，都要毕业了，再不去就没机会了，我也挺想去看看的。”

你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刻你举着听筒，一边是他的声音，一边是窗外此起彼伏的鸟叫声，

清脆极了，眼前还有一树法国梧桐的绿叶在风中微微晃动。是夏天最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你一生中 youngest 的时候。二十二岁，天空是一望无际的晴朗，却不炎热。

学校里中国人本来就没什么，他外向又活跃，小圈子里人人都知道他。喜欢他的女生太多了，个个比你好，你争不过她们的。可能你真的不是他那杯茶，少游对你相敬如宾，碰到了只会友好打个招呼，说话客客气气。

跟你最要好的就数陈莉了，居然也开始跟你念叨少游。你开始讨厌听陈莉念叨这个人，讨厌陈莉长得漂亮，讨厌自己的品位其实毫不特殊，居然喜欢大众情人——暗恋四年，你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。

到了最后一年毕业当头，你觉得再没有机会了，索性豁出去主动一步，打电话约他来过生日。生日当然是你的借口，而他的借口是要去面试，实在挪不开——其实哪里有什么面试，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，明明就是他的约会太多，又正在忙着追陈莉，根本顾不上你。

这个拒绝也是意料之中的。原本你已经打算好，就自己一个人做一顿好吃的，安安分分过一个生日，转头又是新的一岁——然而他突然又改变主意，在生日当天接受你的邀请，说他要来。

你聪明地没有在电话里追问他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。你知道那不过只会让你得到又一个谎言而已。但你私下里是打听过的，他本来约的是陈莉，结果陈莉放了他鸽子，没理他。他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心情不好。

可当你听到他要来的消息之后，高兴都来不及，放下电话，第一时间就是看表：已经快中午了。回头扫一眼厨房里的那一口剩菜，显然不行。你赶紧找钥匙，匆匆忙忙开车去超市。你推着购物车哐啷哐啷抓了一些熟食、沙拉、饮料，又奔回来。

进门，钥匙和购物袋刚放下，突然发现自己正对着镜子。你连自己都吓了一跳，镜子里站着一个主妇模样的女生，头发蓬乱，脸色因为激动而潮红，却显得像更年期似的。你一时方寸大乱，想不好是好好打扮一番漂漂亮亮更讨好，还是赶紧埋头做一顿好吃的更重要？你没时间犹豫了，决定两样都要兼顾。

于是你先奔去衣橱哗啦啦换衣服，换到一半又看表，时间不够了，于是赶紧抱起挑剩的那一堆裙子往柜子里一塞，都来不及关上柜门，又跑去厨房赶紧开始弄吃的。



你忙得手脚都飞起来了的时候，他走进来了。他第一句话是：“哇，菜闻着好香！”你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。

“门没锁……我就进来了。”他冲你笑着，拎着一个生日蛋糕。你闻到他呼出隔夜的酒气，脱口而出：“你喝酒了？”

他尴尬一笑，接了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，“昨晚没睡好。”

你突然觉得这开场白好像很不对劲，赶紧说，“哎呀，我也没听见你进来，饭菜还没做好，你饿不，先吃点儿水果什么的垫垫肚子……”

他很通情达理地说，“嗨，没关系的，不要搞得这么复杂，生日是拿来庆祝的不是拿来辛苦的。别麻烦了，简单弄点儿就够了，主要是要开心嘛。我就是想来陪陪你。”他还是那

么嘴甜，女生们也都吃他这套，就像你，明明知道他只是在嘴甜，但你还是忍不住一暖，一软，感觉身心和平底锅里那块黄油一起融了。

你有点不好意思，转身继续忙着做菜，滋滋作响的油煎声中，你听到他说，“蛋糕我放这了啊。”

“哎，好。”

“要帮忙不？”

“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你觉得这对话像一对老夫老妻，那种幻觉叫你心潮涌动，说不清颜色。

他看了看你买回来的那堆食物——你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收拾好放进冰箱。他随便挑了两盒，在手里掂量了番，然后走到你身后，靠近你。

他的体温似有似无地贴着你的背，在你耳边轻声说，“别辛苦了。我们不是说去野餐么。有蛋糕，再带几样熟食，已经够了。”

3

小镇很小，一个小时的车程，就到了荒郊野外。他把小汽车停放在路边，把食物和用具搬下来。沿着小径往里走，经过一座小木桥。过了桥，再走一段，就看到了那片湖。

湖边长满芦苇和野草，草地柔软极了，四下没有人。你们在一棵大橡树下面铺开了野餐毯子，把食物、饮料一一放好，书也放好。他很惊喜地，看着你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两个枕头来。他马上把枕头铺在野餐毯子上，躺下来试了试，感觉非常舒服。他兴奋地说，“你太贴心了，你怎么知道我颈椎不好的？”

其实那时候你不知道他颈椎不好。

很多年后你怀疑，促使他后来选择你的，是不是就是那天下午那两只枕头。

你们两人在树下坐着，你吃樱桃，他喝啤酒。